



康熙《龍藏經》中藥師佛文本與圖像

■ 噶瑪施無畏

本文簡介清康熙八年《內府泥金寫本藏文龍藏經》（以下簡稱康熙《龍藏經》）中三部藥師經內容，連結其經板上的藥師佛相關圖像。研究發現，康熙《龍藏經》所繪圖像脈絡，以藏傳佛教系統的藥師八如來和十二藥叉大將為主。文中根據不同文本內容，釐清了康熙《龍藏經》十二藥叉大將圖像與藏、漢文名稱的對應關係。

研究背景

自元朝蒙族王公貴族已信仰藏傳佛教，明朝晚期藏傳佛教更普及蒙古民間。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的康熙《龍藏經》是康熙皇帝（1654-1722）的祖母、蒙古族的孝莊文皇后（1613-1688）發心修造的藏文《甘珠爾》，於康熙八年（1669）完成一百零八函、收錄一千零五十七部藏文寫本佛經。根據劉國威等學者研究，¹ 康熙《龍藏經》泥金寫本屬西藏蔡巴《甘珠爾》系統，內容編排同明永樂八年（1410）刻印的藏文《甘珠爾》，分為「秘密部」、「般若部」、「寶積部」、「華嚴部」、「諸經部」與「戒律部」共六部。康熙《龍藏經》每函均有裝幀精美的外護經板和內護經板，各函的內護經板上彩繪了七尊藏傳佛教系統的佛菩薩護法尊像，總共七百五十六尊，每一尊像均含藏文題記。康熙《龍藏經》經板上的圖像，很可能是現存傳世最早的大型佛經經板彩繪巨作。

本文根據《龍藏經——清康熙朝內府泥金藏文寫本》，² 針對藥師佛的主題，討論其三部藥師佛泥金寫本的簡要內容，以及康熙《龍藏經》經板上繪有哪些藥師佛相關圖像。由於圖像正確名稱的對應，對佛教圖像研究具重要意義，因此除了依據《龍藏經》泥金寫本，也參照了三部具代表性的藥師佛成就法文本，整理出各圖像更完整、正確的漢、藏文名稱，並提供筆者對後兩部成就法文本相關經文的漢譯。這三部分別是元朝沙囉巴（shes-rab dpal, 1259-1314）漢譯的《藥師琉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念誦儀軌供養法》、明朝時期西藏大學者多羅那他（Tāranātha, 1575-1634）著《本尊海成就法寶源》（*yi dam rgya mtsho'i sgrub thabs rin chen byung gnas*）³ 其中的藥師佛灌頂文本，以及清

初西藏文本《如饒益泉源之七如來壇城灌頂修誦儀軌》（*de bzhin gshegs pa bdun gyi dkyil 'khor du dbang bskur ba'i cho ga phan bde'i 'byung gnas ji lta ba bzhin nag 'gros su bkod pa bzhugs so*），⁴ 其作者夏仲噶波活佛（Zhabdrung Karpo, 1660-1728）與清朝朝廷有往來。

康熙《龍藏經》收錄的藥師佛經文

藥師佛亦名藥師琉璃光佛，而「琉璃光佛」一詞，最早見於支婁迦讖（Lokakṣema，約 147-246）譯《佛說無量清淨平等覺經》。大正版漢文大藏經（以下簡稱「大正藏」）收錄的藥師經典有十六部，其中年代最早為東晉帛尸梨蜜多羅（約 247-335）譯《佛說灌頂拔除過罪生死得度經》，內容與漢地流通最廣的玄奘（約 602-664）譯《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大致相同。內容最詳盡及完整則為義淨（635-713）譯《藥師琉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康熙《龍藏經》的三部藥師經均收錄於第十一函（5 函），屬「秘密部」。第一部為《廣說聖七如來本願差別大乘經》（*འཕགས་པ་དེ་བཞིན་གཤེགས་པ་བདུན་གྱི་ཕྱོད་གྱི་སྤྲོད་ལམ་གྱི་ཁྱད་པར་རྒྱས་པ་ཞེས་བྱ་བ་ཐེག་པ་ཆེན་པོའི་མདོ།*），第二部為《廣說聖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大乘經》（*འཕགས་པ་བཙེན་ལྷན་འདས་སྤྲན་གྱི་སྲ་བྱི་རྩའི་འོད་གྱི་ཕྱོད་གྱི་སྤྲོད་ལམ་གྱི་ཁྱད་པར་རྒྱས་པ་ཞེས་བྱ་བ་ཐེག་པ་ཆེན་པོའི་མདོ།*），第三部為《聖如來三昧等持力所生琉璃光陀羅尼經》（*འཕགས་པ་དེ་བཞིན་གཤེགས་པའི་ཏིང་འཛིན་གྱི་སྤྲོབ་པ་བསྐྱེད་པ་བྱི་རྩའི་འོད་ཅེས་བྱ་བའི་གཟུངས།*）。

康熙《龍藏經》第一部藏文藥師經《廣說聖七如來本願差別大乘經》內容與義淨譯《藥師琉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相符，此經在西藏也稱作「藥師經八百頌」或簡稱「八百頌」，在西藏受重視的程度超過玄奘大師所譯的藥師經。此外，俄藏、英藏與法藏的西夏文藥師經，

也只見義淨譯《藥師琉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一種版本。⁵雖然《廣說聖七如來本願差別大乘經》梵文本至今尚未發現，由於藏文經首闡明了梵文經名，跋文也提及三位印度譯師，一般認為是從梵文譯出。此經內容為釋迦牟尼佛遊化到廣嚴城樂音樹下時，文殊菩薩承佛力加持而代眾請法，請佛陀開示七佛名號和各自本願的殊勝功德、國土莊嚴、善巧方便，使聞法者得以消除業障，直證無上菩提永不退轉。經中提及的諸尊名號包含藥師七佛和釋迦牟尼佛、文殊菩薩、觀音菩薩、彌勒菩薩、善現菩薩、大慧菩薩、明慧菩薩、山峯菩薩、辯峯菩薩、持妙高峯菩薩、不空超越菩薩、微妙音菩薩、常思惟菩薩、金剛手菩薩、救脫菩薩等諸大菩薩；天神護法則提及帝釋、梵天，並詳列十二藥叉大將各尊名號，四大天王則提及總稱未逐一詳列名號。

康熙《龍藏經》第二部藏文藥師經《廣說聖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大乘經》內容與玄奘譯《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相符。據學界發表的研究，目前發現此經的梵文貝葉有兩種系統，一為巴基斯坦的吉爾吉特（Gilgit）寫本系統，另一為阿富汗的巴米揚（Bamiyan）寫本系統，年代均為六到七世紀。研究《藥師經》的美國學者歐陽瑞（Raoul Birnbaum）指出，寂天菩薩（Śāntideva，約 650-750）在《大乘集菩薩學論》（*Śikṣā-samuccaya*）中曾數度引述此經，他推測這部藥師經曾在印度流傳過一段時間。⁶

《廣說聖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大乘經》內容主要是文殊菩薩代眾請法，請求釋迦牟尼佛宣說藥師佛的十二大願。經中提及諸尊名號包括藥師佛及其脅侍日光菩薩與月光菩薩、為阿難解說擺脫重病之法的救脫菩薩，以及十二藥叉大將各尊的名號。

康熙《龍藏經》第三部藏文藥師經為《聖如來三昧等持力所生琉璃光陀羅尼》，此經無漢譯本。由跋文得知，印度學者世友（Jinamitra，八至九世紀）、施戒（Dānaśīla，八至九世紀）、戒自在菩提（Śīlendrabodhi，八至九世紀）與藏籍譯師智軍（ye shes sde，八至九世紀）共同譯完此經後，阿底峽（Atiṣa Dīpaṅkara, 982-1055）與藏籍那措譯師戒勝（nag 'tsho lo tsa ba tshul khriṃs rgyal ba, 1011-1064）進行了校譯。此經內容為釋迦牟尼佛進入一種禪定境界時，藥師七如來與法眷降臨世間，同時三千大千世界震動，瀾漫著天界的栴檀香氣並天降花雨。在佛力加持下，文殊菩薩起身請佛陀演說能令眾生清淨罪業、消除病痛的七如來名號，和其本願加持的陀羅尼神咒。經中提及的諸尊名號包括藥師八如來與般若佛母、十六菩薩各尊名號、帝釋、梵天、四大天王與十二藥叉大將等。以下筆者將康熙《龍藏經》三部藥師經經題及其跋文中提及的譯者等資訊，整理中譯對照，製表如下。

康熙《龍藏經》經板上藥師佛諸尊圖像、完整名稱與圖像特徵

溫特尼茲（M. Winternitz, 1863-1937）在《印度文獻史》〈佛教文獻〉提及，成就法的方法包括了真言與手印，強調修行者集中意識觀想某一本尊，以使自己與本尊合一無別。為此修行者需了解所修本尊詳盡的形象特徵，成就法文本便包含了這些記述，成為雕塑家與繪像藝師雕繪尊像的重要依據。⁷以下根據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的康熙《龍藏經——清康熙朝內府泥金藏文寫本圖像之部》、⁸康熙《龍藏經》泥金寫本藏文藥師經內容、學界發表的研究如 G. Leonov 針對聖彼得堡艾米塔吉博物館（State

表一 康熙《龍藏經》三部藥師經泥金寫本

作者製表

| 《龍藏經》 第十一函 | 印度譯師 | 西藏譯師 | 《龍藏經》 所載經名 | 《德格版》 經號 | 《大正藏》 經名與經號 |
|-----------------|---|---|---|-------------|-----------------------------------|
| 頁 354b- 395a | 世友 (ཇོན་མི་ཏཱ།) 、 施戒 (དུན་ཤི་ལ།) 、 戒自在菩提 (སྤྱི་རེ་རྫོ་ བོ་རྟེ།) | 智軍 (ཡེ་ཤེས་ ལྷེ།) | འཕགས་པ་དེ་བཞིན་གཤེགས་པ་ བདུན་གྱི་ཕྱོད་གྱི་སློན་ལམ་གྱི་ཁྱད་ པར་རྒྱས་པ་ཞེས་བྱ་བ་ཐེག་པ་ཆེན་ པོའི་མདོ། 《廣說聖七如來本願 差別大乘經》 | 503 | No. 451 《藥師琉璃 光七佛本願 功德經》 |
| 頁 395a- 409b | 世友 (ཇོན་མི་ཏཱ།) 、 施戒 (དུན་ཤི་ལ།) 、 戒自在菩提 (སྤྱི་རེ་རྫོ་ བོ་རྟེ།) | 智軍 (ཡེ་ཤེས་ ལྷེ།) | འཕགས་པ་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སློན་གྱི་ སླ་བུ་རྩེ་འོད་གྱི་ཕྱོད་གྱི་སློན་ལམ་ གྱི་ཁྱད་པར་རྒྱས་པ་ཞེས་བྱ་བ་ཐེག་པ་ ཆེན་པོའི་མདོ། 《廣說聖藥師琉璃光 如來本願大乘經》 | 504 | No. 450 《藥師琉璃 光如來本願 功德經》 |
| 頁 409b- 413b | 世友 (ཇོན་མི་ཏཱ།) 、 施戒 (དུན་ཤི་ལ།) 、 戒自在菩提 (སྤྱི་རེ་རྫོ་ བོ་རྟེ།) ; 阿底峽 (འྲི་ ཕྱི་རྒྱལ་ལྷོ་རྟེ།) 校訂 | 智軍 (ཡེ་ཤེས་ ལྷེ།) ; 戒勝 (ཚུ་ལ་ཁྲི་མ་ས་ ཏྲུ་ལ་བ།) 校訂 | འཕགས་པ་དེ་བཞིན་གཤེགས་པའི་ ཉིང་འོད་ཀྱི་སློབ་སླེད་པ་བུ་རྩེ་ རྩེ་འོད་ཅེས་བྱ་བའི་གཟུངས། 《聖如來三昧等持力 所生琉璃光陀羅尼 經》 | 505 | 缺 |

資料來源：參考清康熙八年《內府泥金寫本藏文龍藏經》5 函

Hermitage Museum, St. Petersburg) 館藏一批清朝藥師佛四十九尊造像的撰文，⁹英國學者 Gyurme Dorje 根據《密續總集》(བློན་མཁན་ལྷན་དུས་ལོ།) 文本¹⁰所列藥師佛五十一尊名稱與圖像特徵，筆者將藥師佛諸尊分為三層結構共五十一尊，即一、藥師八如來與般若佛母：(一)～(九)。二、菩薩法眷：包含藥師佛左右脅侍的日光菩薩與月光菩薩、救脫菩薩、文殊菩薩等十六菩薩(十)～(二十五)。三、天龍護法：包含十方天神(二十六)～(三十五)、十二藥叉大將(三十六)～(四十七)與四大天王(四十八)～(五十一)。依此脈絡觀察，筆者認為康熙《龍藏經》經板上所繪藥師佛相關圖像，以藥師八如來和十二藥叉大將為代表。

康熙《龍藏經》的三部藥師經內容雖提及了藥師佛及相關諸尊完整名號，卻沒有任何圖像特徵的描述。《龍藏經》經板上的藥師佛相

關圖像又是依何文本繪製呢？以下針對一、藥師八如來(一)～(八)和三、天龍護法中的十二藥叉大將(三十六)～(四十七)，比對十四世紀沙囉巴譯《藥師琉璃光王七佛本願功德經念誦儀軌供養法》、十七世紀多羅那他著《本尊海成就法寶源》其中的藥師佛灌頂，以及夏仲噶波著《如饒益泉源之七如來壇城灌頂修誦儀軌》藏文文本內容逐一探討。

一、藥師八如來(一)～(八)

(一) 藥師琉璃光王如來

康熙《龍藏經》的藥師佛主尊圖像(圖1)，與經文呼應繪於「秘密部」第十一函(5函)經板的第一尊(圖像之部編號011-1)。此藥師佛圖像題記為མཎཏཱཾ，泥金寫本為མཎཏཱཾ་ལྷ་འོད་འཕྲོ་བྱུང་པོ།，意為「藥師琉璃光王」，藏文簡稱為མཎཏཱཾ。《龍藏經》經板上的藥師佛身藍色，右手佈施印，左手定印捧持琉璃鉢。除了右手無持物這點圖像特徵不同，其餘與大正藏經號九二六《藥師琉璃光王七佛本願功德經念誦儀軌供養法》(以下簡稱T 926)、《本尊海成就法寶源》(以下簡稱《寶源》)與《如饒益泉源之七如來壇城灌頂修誦儀軌》(以下簡稱《饒益泉源藥師七佛灌頂》)文本所述一致。

T 926 記載：「藥師琉璃光王佛，其身青色施妙印，十二上願獅子座，我今供養稱讚禮……能除病苦藥上尊，身如琉璃寶映徹，光明照觸得解脫，藥王如來我讚禮。」《寶源》是《五百佛像集》最主要的文本依據，其藥師佛灌頂文本源自阿底峽口訣傳承。此文本內容描述了藥師佛與脅侍日光菩薩、月光菩薩、藥師七佛的圖像特徵。《寶源》所載的藥師佛圖像描述為：「藥師佛身藍色，右手以勝施印執持訶子，左手定印捧持盛滿甘露的琉璃鉢，披著紅色的三法衣，以金剛跏趺坐姿，安坐蓮花月



圖1 མཎཏཱཾ་ལྷ་འོད་འཕྲོ་བྱུང་པོ། 藥師琉璃光王如來 康熙《龍藏經》「秘密部」5函內上護經板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藏000090



圖6 གསེར་བཟང་དྲི་མེད་ཅིན་ཚེན་ལྷུང་བ་ལྟུགས་སྤྱུགས་པུའུ་ལྷུག་པོ། 金色無垢寶光妙行成就王如來 康熙《龍藏經》「諸經部」ᄃ函內上護經板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藏000017



圖7 ལྷ་དྲན་མེད་མཚོ་གདལ་ལྷུ་ལྷུག་པོ། 無憂最勝吉祥王如來 康熙《龍藏經》「諸經部」ᄃ函內上護經板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藏000017



圖8 ཚོས་བསྐྱུགས་ལྷ་མཚོ་འོ་དབྱངས་ལྷུ་ལྷུག་པོ། 法海雷音王如來 康熙《龍藏經》「諸經部」ᄃ函內上護經板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藏000012



圖9 ཚོས་ལྷུ་མཚོ་མཚོ་གདལ་གློ་སྤོལ་རྣམ་པར་འཕེལ་མཛོད་པར་མཁུན་པུའུ་ལྷུག་པོ། 法海勝慧遊戲神通王如來 康熙《龍藏經》「諸經部」ᄃ函內上護經板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藏000012

師無憂最勝佛，其身紅色三昧印，四大上願獅子座，我今供養稱讚禮。」《寶源》則云：「無憂最勝吉祥如來身粉色，雙手結定印。」《饒益泉源藥師七佛灌頂》所載為：「無憂最勝吉祥王如來身色粉紅，雙手結定印。」此尊《龍藏經》圖像繪右手佈施印、左手定印，上述文本則為雙手結定印。

(七) 法海雷音王如來

康熙《龍藏經》第八十六函第一尊圖像（圖8）題記為ཚོས་གཤག་པ།，泥金寫本所載完整名號為ཚོས་གཤག་པ་རྒྱ་མཚོ་འོ་དབྱངས་ཀྱི་རྒྱལ་པོ།。康熙《龍藏經》經板繪此尊雙手結說法印，與多數文本相符，但身色與文本記載不同。T 926 所載為：「導師法海雷音佛，其身白色說法印，四大上願獅子座，我今供養稱讚禮。」《寶源》則為：「法海雷音如來身紅色，右手佈施印，左手結禪定印。」《饒益泉源藥師七佛灌頂》為：「法海雷音如來身淡紅色，雙手結說法印。」

(八) 法海勝慧遊戲神通王如來

康熙《龍藏經》第八十六函第二尊圖像（圖9）題記為མཛོལ་མཚོ་མཚོ་གི་སྐྱོད་ལྷ་པོ་པ་པ་མཛོལ་མཚོ་མཚོ་གི་རྒྱལ་པོ།。此尊所繪圖像特徵與文本所載差異較大，T 926 為：「善逝法海勝慧佛，其身青色說法印，四大上願獅子座，我今供養稱讚禮。」《寶源》與《饒益泉源藥師七佛灌頂》所載皆為：「法海勝慧遊戲神通王如來身紅色，右手勝施印，左手定印。」至於前述藥師佛諸尊第二層結構的菩薩法眷部份，由於康熙《龍藏經》經板上未完整繪製，加上本文的篇幅有限，以下直接討論第三層結構天龍護法的十二藥叉大將部份。

二、天龍護法之（三十六）～（四十七）

芝加哥藝術學院（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典藏一幅西藏中部的十四世紀藥師佛諸尊唐

卡。¹¹ 該唐卡中央主尊為藥師佛，但左手未繪捧持琉璃鉢。藥師佛上方正中央為般若佛母，般若佛母左右為藥師八如來的其餘七尊與文殊菩薩。主尊藥師佛的兩側為脅侍日光菩薩與月光菩薩等十六菩薩。藥師佛蓮座最下方兩排繪十二藥叉與四大天王。該幅唐卡內容與康熙《龍藏經》第三部藥師佛泥金寫本《聖如來三昧等持力所生琉璃光陀羅尼經》所載諸尊一致，其中十二藥叉大將繪像與康熙《龍藏經》第三十五至三十七函所繪的十二藥叉大將圖像特徵也高度相似。康熙《龍藏經》經板上的十二藥叉大將圖像是筆者所見工筆最細緻的版本，均為身著天衣，眾寶莊嚴，右手執持法器，左手抱吐寶鼠，腹大體胖，依帝王遊戲姿而坐。

康熙《龍藏經》這十二尊圖像的藏文題記順序，與《龍藏經》藥師佛泥金寫本所載十二藥叉大將一致。然而，筆者比對藥師佛圖像文本內容，並請教資深的藏籍畫師，認為《龍藏經》十二藥叉大將圖像有些藏文題記很有可能誤植。根據北京故宮博物院羅文華研究，清內府藏傳佛教造像中，題記確實不乏錯誤，例如寶相樓第五室中央九尊佛像底部名稱全部誤刻。¹² 以下將康熙《龍藏經》藥師佛泥金寫本所載名號、義淨和玄奘等各家漢譯、經版上的圖像、文本所載圖像特徵的漢譯，以及筆者分析的結果，整理為「表二」對照，以利讀者參酌。

結語

康熙《龍藏經》泥金寫本的三部藥師經均收錄於六大部的「秘密部」，經文內容雖提及藥師佛相關諸尊名號，並沒有任何圖像特徵的敘述。《龍藏經》的藥師佛諸尊圖像並非集中繪於「秘密部」經板上，其中僅藥師佛繪於「秘密部」，餘藥師七如來繪於「諸經部」，十二

表二 十二藥叉大將

作者製表

| 康熙《龍藏經》 泥金寫本 名號順序及 各家漢譯 | 康熙《龍藏經》圖像 | 藥師佛圖像文本所載 | 龍藏 圖號 |
|--|--|--|--------------|
| <p>(三十六) ཇིའཇིགས། 宮毘羅 極畏</p> |  <p>圖10 ཇིའཇིགས། 宮毘羅 康熙《龍藏經》「般若部」函內下護經板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藏000004</p> | <p>T 926:「具大威德優婆塞，藥叉大將宮毘羅，其身黃色執寶杵，主領七億藥叉眾，誓願守護如來教，供養讚歎而敬禮。」</p> <p>《饒益泉源藥師七佛灌頂》：「宮毘羅身黃色，抱吐寶鼠執寶杵。」</p> <p>此尊《龍藏經》圖像特徵與上述文本所載一致。</p> | <p>035-4</p> |
| <p>(三十七) རྩི། 跋折羅 伐折羅 金剛</p> |  <p>圖11 རྩི། 跋折羅 康熙《龍藏經》「般若部」函內下護經板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藏000004</p> | <p>T 926:「具大威德優婆塞，藥叉大將跋折羅，其身白色執寶劍，主領七億藥叉眾，誓願守護如來教，我今恭敬奉供養。」</p> <p>《饒益泉源藥師七佛灌頂》：「跋折羅身紅色，抱吐寶鼠持寶劍。」</p> <p>此尊《龍藏經》右手持劍等特徵與文本一致，但身色各文本所載不同。</p> | <p>035-3</p> |

康熙《龍藏經》
泥金寫本
名號順序及
各家漢譯

康熙《龍藏經》圖像

藥師佛圖像文本所載

龍藏
圖號

(三十八)

ལྷན་འཛོལ།
迷企羅
執嚴
持嚴



圖12 ལྷན་འཛོལ། 昆羯羅 康熙《龍藏經》「般若部」函內下護經板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藏000004

若題記有誤，此圖則為藥叉十二大將第十二尊(四十七) ལྷན་འཛོལ། 。T 926：「具大威德優婆塞，藥叉大將昆羯羅，其身紅色執寶輪，主領七億藥叉眾，誓願守護如來教，我今恭敬奉供養。」

《饒益泉源藥師七佛灌頂》：「昆羯羅身紅色，抱吐寶鼠執寶輪。」

035-6

(三十九)

གཤམ་འཛོལ།
額爾羅
安底羅
頰彌羅
額尼羅
額你羅
執星
持曜



圖13 གཤམ་འཛོལ། 額爾羅 康熙《龍藏經》「般若部」函內下護經板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藏000004

T 926：「具大威德優婆塞，藥叉大將安底羅，其身綠色執寶鎚，主領七億藥叉眾，誓願守護如來教，我今恭敬奉供養。」

《饒益泉源藥師七佛灌頂》：「額爾羅身藍色，抱吐寶鼠執寶鎚。」

此尊《龍藏經》繪像與《饒益泉源藥師七佛灌頂》所載圖像特徵一致。

035-7

康熙《龍藏經》
泥金寫本
名號順序及
各家漢譯

康熙《龍藏經》圖像

藥師佛圖像文本所載

龍藏
圖號

(四十二)
བཟང་འཛོན།
因陀羅
因達羅
執力
持力



圖16 བཟང་འཛོན། 真達羅 康熙《龍藏經》「般若部」函內下護經板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藏000002

若題記有誤，此圖則為藥叉十二大將第十尊(四十五)བཟང་འཛོན།。

T 926:「具大威德優婆塞，藥叉大將真達羅，其身黃色執羂索，主領七億藥叉眾，誓願守護如來教，我今恭敬奉供養。」

《饒益泉源藥師七佛灌頂》：「真達羅身黃色，抱吐寶鼠執羂索。」

036-6

(四十三)
བུལ་འཛོན།
波夷羅
婆夷羅
執飲
持飲



圖17 བུལ་འཛོན། 薄呼羅 康熙《龍藏經》「般若部」函內下護經板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藏000002

若題記有誤，此圖則為藥叉十二大將第九尊(四十四)བུལ་འཛོན།。

T 926:「具大威德優婆塞，藥叉大將摩虎羅，其身白色執寶斧，主領七億藥叉眾，誓願守護如來教，我今恭敬奉供養。」

《饒益泉源藥師七佛灌頂》：「薄呼羅身粉色，抱吐寶鼠執寶斧。」

036-7

| 康熙《龍藏經》 泥金寫本 名號順序及 各家漢譯 | 康熙《龍藏經》圖像 | 藥師佛圖像文本所載 | 龍藏 圖號 |
|---|--|---|----------|
| (四十四) ལྷ་འཛོལ། 薄呼羅 摩虎羅 執言 持語 |  <p data-bbox="354 1001 841 1046">圖18 ལྷ་འཛོལ། 娑備羅 康熙《龍藏經》「般若部」ᱵ函內下護經板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藏000033</p> | <p data-bbox="872 378 1172 491">若題記有誤，此圖則為藥叉十二大將第六尊(四十一) ལྷ་འཛོལ།。</p> <p data-bbox="872 505 1172 693">T 926:「具大威德優婆塞，藥叉大將珊底羅，其身煙色執寶劍，主領七億藥叉眾，誓願守護如來教，我今恭敬奉供養。」</p> <p data-bbox="872 707 1172 860">《如饒益泉源之七如來壇城灌頂修誦儀軌》：「娑備羅身煙色，抱吐寶鼠持寶劍。」</p> | 037-3 |
| (四十五) རྩམ་འཛོལ། 眞達羅 執想 持意 |  <p data-bbox="354 1716 841 1762">圖19 རྩམ་འཛོལ། 因陀羅 康熙《龍藏經》「般若部」ᱵ函內下護經板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藏000033</p> | <p data-bbox="872 1093 1172 1207">若題記有誤，此圖則為藥叉十二大將第七尊(四十二) རྩམ་འཛོལ།。</p> <p data-bbox="872 1221 1172 1409">T 926:「具大威德優婆塞，藥叉大將因陀羅，其身紅色執寶棍，主領七億藥叉眾，誓願守護如來教，我今恭敬奉供養。」</p> <p data-bbox="872 1422 1172 1536">《饒益泉源藥師七佛灌頂》：「因陀羅身紅色，抱吐寶鼠執寶鎚。」</p> | 037-4 |

康熙《龍藏經》
泥金寫本
名號順序及
各家漢譯

康熙《龍藏經》圖像

藥師佛圖像文本所載

龍藏
圖號

(四十六)
གཞི་བའཛོན།
朱杜羅
招杜羅
招住羅
執動



圖20 གཞི་བའཛོན། 迷企羅 康熙《龍藏經》「般若部」ᑏ函內下護經板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藏000033

若題記有誤，此圖則為藥叉十二大將第三尊（三十八）
བྱུང་འཛོན།。

T 926:「具大威德優婆塞，藥叉大將迷企羅，其身黃色執寶棒，主領七億藥叉眾，誓願守護如來教，我今恭敬奉供養。」

《饒益泉源藥師七佛灌頂》：「迷企羅身黃色，抱吐寶鼠執寶棒。」

037-6

(四十七)
རྩེ་བའཛོན།
毘羯羅
毘伽羅
圓作
能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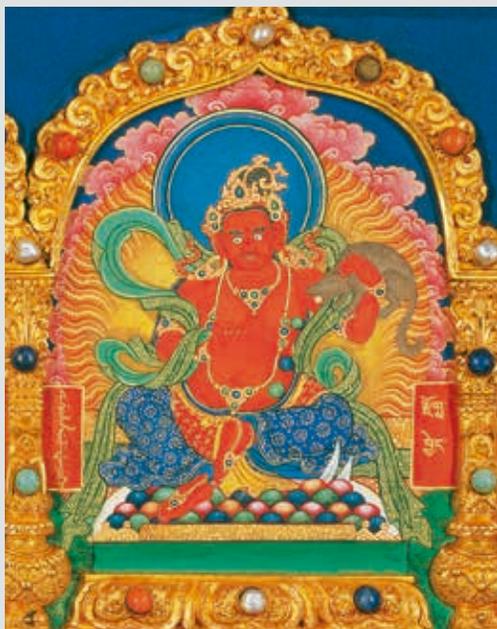


圖21 རྩེ་བའཛོན། 末備羅 康熙《龍藏經》「般若部」ᑏ函內下護經板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藏000033

若題記有誤，此圖應為藥叉十二大將第五尊（四十）
རྩེ་བའཛོན།，但右手少繪三叉戟或寶叉。

T 926:「具大威德優婆塞，藥叉大將頰備羅，其身紅色執寶叉，主領七億藥叉眾，誓願守護如來教我今恭敬奉供養。」

《饒益泉源藥師七佛灌頂》：「末備羅大將身紅色，抱吐寶鼠執三叉。」

037-7

藥叉大將則繪於「般若部」，顯示《龍藏經》圖像配製似乎不是完全依照經文內容順序繪製。然而《龍藏經》經板的圖像也不是隨意繪製，而是有其脈絡，例如藏傳佛教中藥師經以義淨版為重，《龍藏經》經板上的藥師佛圖像也呼應了這個主流與淵源。透過多個文本的解讀，

本文還原了康熙《龍藏經》藥師八如來和十二藥叉大將圖像在泥經寫本中的完整名稱，也討論了三部具代表性的圖像文本內容，以文本的角度，提供康熙《龍藏經》藥師佛圖像的另一種解讀。

作者為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研究生

註釋：

1. 馮明珠等編，《殊勝因緣——內府泥金寫本藏文龍藏經探索》（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5），頁 84。
 2. 國立故宮博物院授權監製，《龍藏經——清康熙朝內府泥金藏文寫本》（臺北：龍岡數位文化，2011）。
 3. tA ra nA tha, “yi dam rgya mtsho'i sgrub thabs rin chen 'byung gnas,” in *gsung 'bum/ tA ra nA tha/* (rtag brtan phun tshogs gling gi par ma/). TBRC W22277. 15: 9 - 640. leh: c. namgyal & tsewang taru, 1982-1987. [http://tbc.org/link?RID=O01CT0028|O01CT0028d1e2124\\$W22277](http://tbc.org/link?RID=O01CT0028|O01CT0028d1e2124$W22277).
 4. ngag dbang blo bzang bstan pa'i rgyal mtshan, “de bzhin gshegs pa bdun gyi dkyil 'khor du dbang skur ba'i cho ga phan bde'i 'byung gnas ji lta ba bzhin nag 'gros su bkod pa/,” in *gsung 'bum/ ngag dbang blo bzang bstan pa'i rgyal mtshan* . TBRC W1KG1338. 2: 23 - 82. [s.l.]: [s.n.], [n.d.]. [http://tbc.org/link?RID=O2JT7924|O2JT79244CZ77547\\$W1KG1338](http://tbc.org/link?RID=O2JT7924|O2JT79244CZ77547$W1KG1338).
 5. 麻曉芳，〈西夏文《藥師琉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殘卷考〉，《西夏學》，2018年1期，頁 287。
 6. Raoul Birnbaum, *The Healing Buddha* (Boulder: Shambhala Publications, 1989); Śāntideva, *Śikshā-samuccaya: A Compendium of Buddhist Doctrine Compiled by Śāntideva Chiefly from Earlier Mahāyāna Sūtras*, trans. W.H.D. Rouse and Cecil Bendall (London: John Murray, 1922), 170-171.
 7. Maurice Winternitz, *History of Indian Literature: Buddhist literature Vol 2*, trans. Mrs. S. Ketkar & Miss H. Kohn (New Delhi: Oriental Books Reprint Corporation, 1977), 390-391.
 8. 林曼麗等編，《龍藏經——清康熙朝內府泥金藏文寫本圖像之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7）。
 9. Marylin M. Rhie, Robert A. F. Thurman, *Wisdom and Compassion: The Sacred Art of Tibet*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2000), 340.
 10. Theresia Hofer, *Bodies in Balance: The Art of Tibetan Medicin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4), 271-273.
 11. Pratapaditya Pal, *Himalayas: An Aesthetic Adven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192.
 12. 謝繼勝主編，《藏傳佛教藝術發展史》（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0），頁 776。
-